

勞動經濟論

這一本小書，是賣文社編輯的。賣文社出有勞動問題叢書十二種，這是第四種。賣文社是著名社會黨塚利彦、山川均等所組織的。在沒有辦平民大學（其實，平民大學並沒有一定的學生。）以前，是拿這個機關做他們宣傳的大本營的。他們既是社會主義者，那麼，對於勞動問題，也當然立腳在社會主義上面說話了。這本小書底議論，都是根據於馬克斯底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所以看了這本書，也可以知道馬克斯經濟學底大概。要想懂得勞動問題，當然要先懂得勞動經濟；不懂勞動經濟，勞動問題是不會懂的。這本書關於勞動經濟，說得怎樣簡要得當，諸君看了自然知道，不必我多說了。

（譯者附記）

第一章 勞動商品

工場底機具裝置，所使用的力，有二種：一種是勞動力，一種是電力或蒸氣力。無論在哪

一種機械工場，這兩種力，都是不可少的。

新設機械工場底場主，爲運轉其機械，從供給動力的會社買進必要的動力，比起把動力裝置在自己工場內，要便宜許多。運轉機械的動力，有電力、蒸氣力、瓦斯爆發力（也可以叫做瓦斯發動力）及其他各種動力。在這個時候，工場場主，總要受最便宜的動力底供給的。不用說，他是同那會社去結契約的了。這樣，那個機械工場底場主，做運轉機械的東西，大體都準備好了。其次，又購買了原料。於是，他已有機械和運轉機械的動力了。但是單靠這個，却還不夠的。動力，不可不加上機械上面去。而且，機械又不能不修理，也不可不監視。這裡，究竟還要一個什麼東西呢？就是勞動者所供給的商品。這個商品，就是「人間力」，也就是「人間勞動力」。

在百年以前，差不多一切東西，都是靠人間勞動力來生產的。在產業革命以前的手工業時代，都是照這樣的。就是在近代，極幼稚的工業，還是專靠勞動力來生產。多蒙內工業，就是如此。在這種時候，即使用了機械，而勞動力以外的動力，還是不必要的。然而到了市場

擴大生產量底增大成爲必要的時候，而從來的手工業，就變成不能適應這個次第增加的需要。因爲這樣，機械底發明就發生了。不用說，這個機械，同在手工業時代所用的那種機械，性質上是很有不同的，彼是不能用人間勞動力或如牛馬那樣的力來運轉的。這個被發明的新機械，就成爲加用蒸氣力的東西。蒸氣力，就必然地成爲替代人間勞動力而運用的東西。大機械，用蒸氣力或水力來運轉，所以非常困難的作業，也因此得着成功了。但是現在，却已經用瓦斯發動力或電力了。

工場場主，一定還要一種能够管理機械、修理機械、注灌油水這樣的巧妙商品。於是，勞動力，就爲他所必要。生產者，就必要『雇人』。且必要『作工的雇人』。這個，就是『要勞動力』底意思。於是，他就在新聞紙上登了一個『需用人』的廣告。不用說，他不是像把人民當做奴隸買入一樣，直接買入『人』的。他是雇用爲他勞動的勞動者的。他所買入的，是勞動者底人間力——勞動力。

牧畜家賣馬匹，麵包店賣麵包；同這個勞動者賣勞動力一樣。勞動者帶着這件可賣的

東西，走到生產者那里去，生產者在市場上買了勞動力。如果勞動力底價錢便宜，勞動者大概能夠賣脫這件商品的。

勞動者——工銀勞動者，在自己覺着有可賣的商品以前，是要經過很長的時候的。勞動者，只要能夠勞動，就不得不去找勞動力底買主。於是勞動者就求着雇主了。沒有什麼別的生計手段的男子和女子，爲着要求生活，就不得不爲得工銀來賣他們底勞動力了。

商品是什麼？就是用以滿足人們慾望的一種東西，也就是以販賣或交換爲目的，由勞動所生產的一種東西。所以爲自己穿着而做的衣服，不是商品。爲賣給別人而做的衣服，就成爲商品了。這個就是：不是爲自己使用或消費而做的東西，乃是爲「賣」而做的東西。

甲賣給乙的時候，靴子、家屋、麵包、手套、蒸氣力、電力，這些東西，都是商品；同這個一樣，羊也是商品。製造東西的勞動者底力——就是馬克斯所說的「勞動力」，用工銀賣給雇主的時候，也是一個商品。

賣商品的時候，無論是誰，總是盡力要求高價的。雜貨店底商人賣帽子，總是盡力要買

主多付幾個錢的。石炭商人，要是能夠抬高價格，總是盡力把價格抬高的。所以，勞動者把勞動力賣給雇主的時候，但們要是能夠做到，那麼對於但們出賣的勞動力，也一定是更抬高價格的。

勞動力底高價，是工銀勞動者所希望的。反之，勞動力底低價，是雇主所希望的。

勞動者各自底利益，是一致的麼？

勞動者賣但們底勞動力，在各自競爭的時候，是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呢？哪個能夠獲得工銀做工呢？

在幾個事情，只有一個勞動者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但還是受非常高價的工銀呢，還是受非常低廉的工銀呢？但對於但底勞動力，能够得到此例較好的工銀麼？

在一種地方，勞動者數目少，生產者對於勞動不得不支付高價；這種時候，勞動者底缺少，是長時間繼續下去的麼？如果不能繼續下去，又是什麼緣故呢？

人們找求工作的時候，是到哪一種市裏去呢？如果到了一定市裏去，那是什麼道理呢？

需要和供給，同勞動者賣其勞動力所能得到的價格，有些什麼關係呢？

爲什麼富豪三井把數千萬圓投資到支那去呢？三井在支那，比在日本，是能夠得到更多的利益麼？

爲什麼支那底勞動者，爲賣其勞動力，跑到日本來呢？

加爾馬克斯關於商品——商品底價值和價格，曾有很多的說明。要想理解馬克斯底學說，第一不可不先曉得勞動者是稱爲勞動力這個商品的販賣者。

我們在下一章，就要說明：「勞動力底價值和一切商品底價值是怎樣決定」的問題。

我們爲特別研究這些問題的人們起見，要想推舉左列三種名著：

一、資本論

二、價值、價格和利潤

三、工銀、勞動和資本

第二章 商品底價值

我們在前章已經曉得，工銀勞動者對於雇主底關係，是商品和賣主。勞動者在鑛山製作、機械工場從事勞動，或是受工銀做別的勞動，隨時都是把自己底勞動力賣給雇主的。勞動力，同靴子、帽子、麵包這些東西一樣，都是一種商品，我們現在總可以明白了。然一切商品，却都是『勞動』底生產物。這就是，不問什麼商品，決沒有不要勞動者底力氣和頭腦而能夠做出一件來的。

造靴子的，是男女勞動者。做麵包的，也是勞動者。無論家屋、市街、鐵道、衙門、橋梁，都是勞動者底生產物。總說一句：一切商品，都是勞動底生產物。

這樣說來，我想賢明的讀者諸君，立刻會發覺一件事情罷！這不是別的事，就是一切商品當中都包含着一個共通物這件事。這共通物是什麼呢？就是『勞動』。商品這個東西，只因為含有人間勞動，所以才有價值——交換價值。

『價值』原有『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兩種；然馬克斯普通所說的『價值』，却

是專指「交換價值」的。這一點，望閱者特別注意。還有「勞動力」和「勞動」是有區別的；就是勞動力，是本身有價值的一種商品；勞動，是由使用這個商品而生的效用。資本家是對勞動力底價值支付代價的，並不是對勞動底效用支付代價。這個分別，在馬克斯經濟學上是很重要的；所以也非特別注意不可。這兩點如果弄錯，那便沒法理解馬克斯底經濟學。我因為後頭所說的話，同此很有關係；所以先提一聲，免得有人看了生疑——譯者。

馬匹既是商品，那麼牝牛也是商品，就是金子也是商品。人間勞動是為生產一切東西而化費的。人間勞動，也是一個商品——是過去的人間勞動所生產的商品。換句話說，這個商品，就是過去的人間勞動底生產物。

男女勞動者，為生產人們，是要費勞動的。有人為我們做麵包，作靴子，製衣服，為我們飲食、穿着及其他所使用的一切東西，都是由男女勞動者底勞動所生產的。但們底勞動，是「必要勞動」。沒有這個必要勞動，那就不能養成我們足有可賣的勞動力那樣的年紀。勞動

力，是爲養活勞動者而化費的，就是養活勞動者到了能夠勞動的時候爲止。

商品底價值，是依產出商品時所費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在馬克斯所著的「價值、價格和利潤」六一頁說：

如果商品底價值，是由對於其生產所賦與的勞動分量來決定，那就好像人們越懶惰越拙劣，那個商品，就越能得着比較高價的樣子。爲什麼呢？因爲做成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成爲那麼樣越發多大的緣故。但是，這個話，實在是非常謬誤的啊！諸君想一想我所使用的「社會的勞動」這個名詞啊，有許多論點，都是包含在這個問題中的。

「商品底價值，假定由造成商品或在商品內所結晶的勞動分量來決定，這一個意義，就是：以所使用的勞動底平均熟練和一定的社會的平均強度，在生產底一定的社會的平均條件下面，這種社會的一定狀態當中對於其生產所必要的勞動分量，這麼一個意義。」

如果有一個勞動者用小刀切大木來做椅子，要費三個月才做成一個椅子，而另在一

個大工場，由多數勞動者，用大機械來做工，一天能夠生產幾百個椅子；在這種時候，我們不能說，前者底價值要比後者大。

不用說，我們已經知道，機械底各種發達，使生產好些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已經縮短了。石油底價值，因為生產石油的勞動力並沒有減少，所以比起十年前來，也沒有減少，鋼鐵底價值，却下落了。為什麼會下落呢？因為製造鋼鐵所需要的機械進步了，所以對於其生產所需要的人間勞動力只有很少就夠了的緣故。

在一個國家底各製靴工場，為應靴子底需底，不管是一天的勞動底產品不是，使用舊式機械的工場，對於靴子所需要的勞動，總比使用最新式的機械的工場要多。只有使用最新式的機械的近代的大工場，製造靴子，才比較地不要人間勞動力。

靴子底價值，是由做靴子的『必要的平均（或社會的）勞動時間』或含在靴子當中的『社會的必要勞動』來決定的。

金或銀底價值，也一樣地由這樣決定的。生產金所要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是附與

金以一個價值的。像別的商品底價值，那樣有時騰貴，有時低落；金底價值，也有時騰貴，有時低落。因為生產底新方法，把採掘金所需要的『社會的勞動』縮短到二分之一的光景；所以今天的金，比起二十年前的價值，已經非常低下了。今天的金價二十圓，不過是二十年前的二十圓價值底二分之一罷了。這個，因為只要了二十年前的勞動底一半的緣故。

我們決定勞動力底價值，也同這個一樣。

『同一切別的商品一樣，其價值，由生產彼此的『必要勞動分量（或時間）』來決定。』

『人底勞動力，只存在人底活個性當中。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是為使生命成長或維持生命，由人所消費的。然而人却不像機械一樣，消耗完了就算數的；但不能不找一個替代他自己的別的人。但除了需要維持自身的必需品底分量以外，因為他還有一個量在勞動市場中找一個可以替代他的而且可以保存勞動者權的人這個一定的責任，所以致養小孩子這個別的必需品底分量也成為必要……所以勞動力底價值，是由生產勞動力，使勞動力發達，維持勞動力，使勞動力永存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底價值來決定的這

一件事，就很可能明白了。」

(價值、價格和利潤，英譯七五——七六)

人間勞動力底價值，由生產彼的必要的社會的勞動來決定，這是馬克斯說的。這個，就是指食物、衣類、房租（生活必需品）這些東西的。還有指防備在勞動者年紀過老不能工作時候，預先養活那個替代他的小孩子所需要的那些附屬的東西。

足以使勞動者生存，又足以養育那個可以替代勞動者的勞動者——這個就是我們勞動力底價值。

如上所說，商品底價值，是由包含其中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換句話說，勞動是造成價值的。然而資本主義經濟學者，却有硬把「勞動是一切財富底源泉」這一句話，說是馬克斯說的。這個，不外是把價值和財富混同亂說而已。固然，勞動是生產財富的。然而不由勞動底活動而生的財富，也不是沒有的。財富，完全是物質的東西，是由種種使用價值合成的東西。所以財富這個東西，是無論在哪一種生產方法下面都能够產出的。而

且也有不含一點人間勞動，單從自然供給的財富。

我們爲明白財富和價值底關係起見，姑且舉一個例看。豐年能够收穫很多的米，這就是財富增加。米比平年多了若干，那麼我們使用的分量，也便隨着增加了若干。這就是使用價值增加的緣故。但是像諸君由平常的經驗所知道的，在豐年的年歲，米底價值是要低落的。只要沒有別的影響，其價格也是要低落的。這是由什麼理由會這樣的呢？在這里，我想賢明的讀者諸君，已經發覺了罷。商品底價值，是由包含其中的社會的必要勞動分量來決定的。具體地說起來，我們假定在一定的國家，平年收穫一千萬石；豐年收穫一千二百萬石；而平年豐年所費的勞動分量，都是一樣。照這個假定，那麼豐年底一石米中所包含的勞動分量，一定要比平年底一石米中所包含的勞動分量少些。社會的必要勞動分量減少了若干，那麼，彼底價值也一定是相等地減少。照這個價值理法，那麼，豐年的米底價值，當然是要低落了。

豐年和平年，在各米底價值的總量上——財富底總計上，雖然現出非常的差異；然在

各米底價值總量上，却完全是相等的。爲什麼呢？因爲無論豐年或平年，被包含於米中的勞動分量（或時間）是相等的緣故。

照此說來，勞動生產力底增進，同時一國底物質的財富便增大；勞動生產力底減少，同時一國底物質的財富就減少；這一件事就可以明白了。然而只要所消費的勞動分量沒有增減，那存在於一國的價值總量，不管物質的財富有怎麼樣的增減，總是常常同一的這一件事，也很可以明白了。

由此觀之，生產『財富』的東西，不單是『勞動』，還要加以『自然作用』這一件事，已經很顯明了。所以勞動不是財富底唯一源泉。於是馬克斯說：『勞動決不是生產使用價值——即物質的財富底唯一源泉。像威廉卑提所說的那樣，勞動實在是財富底父。而土地是財富底母。』

馬克斯沒有說過，勞動是一切財富底源泉。說這話的人，是基於價值和財富底混同，合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底混同這一件事，從上面看起來，是非常明白的了。

第三章 價格

我們已經曉得，商品底價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社會的必要勞動來決定的。如果說一件外套底價值，同一套學生服底價值或含在學生服中的價值相等；這個，就可以曉得因為外套和學生服中含有一個共通物——平均勞動分量的緣故，所以價值才能相等。

一般地說，大概四條裏褲底價值，等於一件外套底價值，究竟為什麼外套底價值要比裏褲多些呢？交換商品的時候，是拿什麼東西來做『價值底尺度』的呢？

勞動者每天對於雇主的勞動力，同銀貨一圓去交換。然後拿銀貨同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房租等）去交換。為什麼這些商品能够相互交換呢？

我們在前面已經曉得，勞動是『價值底尺度』。上面所說的那件外套，能够同四件裏褲交換；其理由，就是因為外套當中，包含着四件裏褲中所包含的社會的勞動分量底四倍。含在商品（靴子、外套、銀貨、麵包、勞動力等）中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是怎樣決定彼等能够交換的呢？自然的傾向，能够相互交換的商品，總是價值均等的商品。換句話說，一個商

品是對於別一個價值均等的商品而交換的。

我們舉一個例看，用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十點鐘所生產的小麥總量，一定能夠同用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十點鐘所生產的靴子、金子、綢緞及別的商交換品罷。

商品底交換價值，是隨着生產其商品所必要的社會的勞動底變化而變化的，我們知道，從前四個人一天所能生產的製造物，現在因為應用新式機械，只要一個小孩子就能生產出來了，這些製造物底價值，現在已經非常低落了（在應用新製法的各種工場）；然而一般製造物底總價值，却不過僅僅減少了一點。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生產製造物底必要平均勞動，比起從前來，不過僅僅減少了一點的緣故。新製法普及到一般，平均必要勞動就非常縮短，在這個時候，製造物底價值，就要非常低落罷。

「如果我們把商品常做價值來觀察，那麼我們就在被體現於彼等中的或固定的，結晶的人間勞動底一局下面單獨觀察。在這守點，彼等就只有由所代表的勞動底非常大量或非常小量而發生差異。比方，勞動底非常大量，在絹手帕這面所使用的，比起在磚頭

那面要多，這種情形就是。

「商品，因為是社會的勞動底結晶，所以就有價值……商品底相對的價值，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是由在商品中所使用了的（或包含着的）勞動底各自分量或總量來決定。」

（價值、價格和利潤，五六——五七）

「計算商品底交換價值，不可不把『先前』使用在商品原料中的勞動分量，和附與於器具、機械及建築物（這些東西，是幫助勞動的）上的勞動，加在『最後』所使用的勞動分量。」

（價值、價格和利潤，六〇頁）

例如桶底價值，是由生產桶板和桶篋所化費的社會的勞動，合生產為造桶所消耗的機械底一部分而使用的勞動時間，及工場為使用所消費的社會的必要勞動，這些東西來決定的。

在生產商品需要更多的「社會的勞動」的時候，彼等底價值就增加，在為生產商品所消費的社會的必要勞動分量更少的時候，彼等底價值就減退。

在過去二三年間，各種生產底器具，因為這些生產使用的機械進步了，或是含在器具當中底勞動分量相對地減少了；所以彼等底價值也就非常低下了。

金在過去十年間，因為金底生產方法進步了，包含在其中的勞動分量減少了；所以其價值也就靜止的下落了。

彈性橡皮底供給，差不多沒有了；要想得到橡皮，栽培、處理，比起二三年前，要費更多的時間；因此，在橡皮中，就包含着更多的勞動；所以橡皮底價值，也就更騰貴起來了。

我們看見，一切大生產的工場，都漸次把很小的機械，代以很大的機械了。比較進步的機械不絕地被採用，同時在用近世方法來生產的商品當中，所包含的人間勞動分量，也就漸次減少了。這種商品，隨着被顯現於商品中的勞動分量底減少，價值也就低落了。

價格，就是商品交換底貨幣名目。我們平常所熟用的，是拿金貨來表示價格的。我們在兌換券上，也可以寫上有同金貨相等的支付底數目。金貨也同一切別的商品一樣——同麵包、外套、衣褲這些東西一樣，是一個商品。所以商品，是同等於含在商品當中底勞動分量

的金貨總額去交換的。

如果金貨十圓，含有必要勞動四十點鐘；那麼，這個金貨，就能夠同以社會的勞動四十點鐘所生產出來的靴子若干雙去交換。

這個，就是價格和價值相等；在這種情形，才算『真實』。可是需要和供給這個關係，却是使商品一時在價值以上，或一時在價值以下來交換的。

石炭一時的不足（供給和需要不均等），是使販賣者一時的在其價值以上行交換的。

自動車供給過多，是可以使過造業者暫時在其價值以下賣自動車的。

價格這個東西，是常常比商品底價值高一點，或低一點的。然而彼等却有常常向商品底價值接近的傾向的。

（獨占價格，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到後面再說。）

「如果需要和供給互相保持平衡，那麼商品底市場價格，就會同彼等底自然的價格一

致，就是會同依商品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分量來決定的那個價值一致……如果不單考察每天價格底高低，去分析長期間市場價格底運動，那麼，市場價格底動搖，離價值的錯行，彼等底騰貴和低落，互相補整，使成麻痺這一件事，就可以明白了。我們現在離開一定的獨占和或種別的變體影響來說，那就可以說，一切種類的商品，平均起來，都是在彼等各自底價值或自然的價格上出賣的……

「如果廣一點說，或包含長一點期間說，一切種類的商品，既然都依彼等各自底價值來賣，那麼，利潤這個東西（不是在個個的場合，是相異的交易底不絕的或通例的利潤，）以為是從商品底價格當中發生出來的那種想像，是不合理的；或者想像是用彼等底價值以上的價格來賣商品的，也是不合理的……」

「我們要解明利潤底一般的性質，就非從『商品是以彼等底真價值賣的，而利潤是從以彼等（商品）底價值賣彼等雲樁事中生出來的』那個定理出發不可，就是非從『利潤是從應着被顯現於商品當中的勞動分量底比例而賣商品中生出來的』那一個

定理出發不可。

「如果我們用這個假定還不能說明利潤，那麼，我們就完全不能理解利潤了。」

（價值、價格和利潤，六八——七〇）

我們沒有說利潤以前，先說一點貨幣。

貨幣底第一職分，就是用作「價值底尺度。」商品，都是同質的，又是可以互相比較的，然那不是因为有貨幣的緣故。像上面所說，商品如果當做價值看，那就無論哪一個，都是顯現人間勞動的東西。所以在本質上，是同種同質的東西。因此，無論哪個商品，都可以共通的把相同的一定的商品做尺度來計量。這個一定的商品，因此就成為其他一般商品底共通的價值尺度——即貨幣。前面已經說過，貨幣也等於其他一切商品，是顯現社會的必要勞動的東西。就是顯現做一切商品價值底尺度的勞動時間的東西。所以貨幣是帶動時間底發現相。馬克斯在資本論上，為圖論旨底簡明起見，是拿金做唯一的貨幣商品的。實際上，在今日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各國，金已益益成為貨幣商品了。

貨幣，又爲「價格底標準」。在價格表現上各種商品，都是假想爲一定量的金的。所以勢必發生代表各種價格的各種分量的金，互相比較底必要。就是有造出做一切價格底標準的這個東西底必要。幸而金屬是自身具備這樣的標準的。這個就是金屬底重量。所以在許多國家裏，價格標準底本來單位名，都使照樣使用金屬重量底單位。

這樣看來，貨幣，一面有做「價值底尺度」的職分，同時，他面又帶有爲「價格底標準」的機能。在做價值尺度的貨幣作用，是把商品底價值，假想爲一定量的金；在做價格標準的貨幣作用，是把各種分量的金，能夠同被採用爲單位的一定量的金去比較。

價值底尺度和價格底標準之差異，只要看對於價值底變動，這個兩者底關係，就很瞭然了。

現在假定做價格標準底單位的是十格蘭姆金。不管金底實際價值怎樣，二十格蘭姆金底價值，無論何時，都一定是十格蘭姆金底二倍。所以金底價值高下，對於價格底標準，是什麼影響也沒有給與的。

我們現在再把金當做價值尺度來看假定一件上衣底價值同十格蘭姆金相當。又假定金底價值變動底結果，用從來同一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能夠產出二倍於從前的金；然一方裁縫勞動底生產力，却沒有什麼變動。這個時候，上衣底價格，就要倍增，達到二十格蘭姆金了。所以金底價值變動，就要很顯明地反映於那個為價值尺度的機能。關於這個的各種情形，等後章再說。

第四章 利潤

如馬克斯所說：如果拿商品照彼等底價值來交換那個假定還不能解明利潤那麼解明利潤這一件事，就成為完全不可能了。

所以我們現在非從「商品，平均起來，是照彼等底價值來交換的」那個假定出發不可。

我們現在假定生產「勞動者底生活必需品」要「必要勞動二點鐘。」換句話說，假定一天兩點鐘的勞動，是生產勞動所必要的東西。

我們再想像貨幣二圓，是表示二點鐘勞動的東西。

勞動力（勞動者賣的）底價值（同決定一切商品底價值一樣）是依包含其中的社會的勞動來決定的。這個，就由「用一天的必要勞動兩點鐘所生產的生活必需品」來表示出來。

如果勞動者照但底價值賣勞動力，那麼但底報酬，就是領受包含社會的必要勞動兩點鐘的商品罷。在上述的情形，勞動者每天就領受兩塊錢。

換句話說，一天底勞動力，恰好同貨幣二圓所代表的必要勞動兩點鐘一樣，是代表顯現生產勞動力的食物、衣類、房租等的必要勞動二點鐘。勞動力在價值上，就同貨幣二圓底價值相等。勞動者是照勞動力底價值賣但底勞動力的。

勞動者領受足以爲生產更多的勞動力而用的工銀，就是循飲食、休息、穿着而用的工銀（第二回）。但們領受但們勞動力底價值。

可是工銀勞動者，把但們底勞動力賣給雇主時，是定了一天，把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

許多時間，也賣給他的。資本家買進商品（勞動力）是照商品底價值付錢的。如果假定工銀勞動者是礦夫，他用二點鐘，就能夠採掘同一天兩圓工銀底價值相等的石炭；那麼，他就已經生產他底勞動力底價值了。他所採掘的石炭，同貨幣兩圓包含兩點鐘勞動一樣，或同他底兩圓所交換的生活必需品中包含兩點鐘勞動一樣，恰好也包含兩點鐘勞動。

換句話說，礦夫用必要勞動兩點鐘，就生產了包含等於他底工銀（或他底勞動力）底價值的石炭。可是勞動者却把但底勞動力整日出賣的；所以雇主就要盡力延長勞動時間。

礦夫用兩點鐘，已經充分地生產出他所受的工銀一樣的價值了。可是因為雇主是娶了整天的勞動力的，所以就能夠使工銀勞動者每天做十點鐘的工了。（我國，平均，十二點鐘光景）然而礦夫為再生產他底勞動力——就是生產必要二圓底價值，只要兩點鐘勞動就夠了。這個話，是馬克斯說過的。

他不可不把每日再生產其勞動力的二圓價值，每日再生產出來。

可是他賣勞動力於雇主的時候，雇主是獲得全日使用其勞動力的權利的——勞動者肉體上底忍耐力所應許的時間。

如果雇主使礦夫每天勞動十點鐘，那麼勞動者除了做他自身所受的工銀（或他底勞動力底價值）那個必要勞動時間以外，還要勞動了八點鐘。這個八點鐘剩餘勞動，就被顯現在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當中。

礦夫用兩點鐘勞動，就生產了十分能夠補償其勞動力底價值的石炭了。可是他在後面八點鐘的勞動，却是生產了有八圓價值的石炭的。這個八圓價值，是為資本家生產的，所以完全都被資本家攫去了。

礦夫把其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所以礦夫所生產的石炭或價值，都屬於資本家了。

這樣一來，資本家每天只化費了兩圓工銀，就要得等於十圓的石炭或別的商品了。於是利潤就從這里發生了。

資本家天天買進勞動力，都照其價值付錢（在礦夫的時候，一天兩圓），把勞動者底

生產物，（在礦夫的時候，等於十點鐘勞動）歸自己所有。

勞動者底勞動力，同含有爲勞動力的勞動二點鐘那個商品（貨幣或通貨）去交換。可是礦夫在夜裏歸家的時候，資本家却是那個勞動者所採掘的包含勞動十點鐘的石炭底所有主了。

石炭（代表十點鐘勞動）總是同包含勞動十點鐘的貨幣去交換罷！這個時候，就是十元。礦夫生產值十元的石炭，自己却只受了兩元。

資本家所專有的八點鐘的價值或值八元的石炭，就是「剩餘價值。」生產這些剩餘價值，資本家是一點也沒有支付同彼相等的價值物的。

「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或工銀制度所發見的資本勞動底交換性質。這個，就是成爲再生產勞動者爲勞動者，資本家爲資本家那一樁事的。剩餘價值率，只要一切別的事情沒有變動，是由生產勞動力底價值之必要勞動時間，和爲資本家而生產之剩餘時間或剩餘勞動，這兩個底比例來定的。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勞動者在爲夠足再生產他底勞

動底價值或夠足償還他底工銀而勞動的界限以上，所延長的勞動時間越多，剩餘價值率，也照這比例增加。」

(價值、價格和利潤，八一頁)

所以「剩餘價值率」就是剩餘勞動對於必要勞動底比例——即

總勞動量
必要勞動量

資本家，是占有他所雇傭的工銀勞動者底生產物的。資本家賣這些生產物的時候，他是當作商品賣出去的；這些商品底一部分，在資本家是絕對沒有化費什麼東西的。

礦夫怎麼樣領受他底勞動力底價值，這是容易明白的事，就是他領受貨幣二元，其中含有兩點鐘勞動。這兩元貨幣，可以同生活必需品（用兩點鐘勞動所生產的）去交換。這個，就是能夠使礦夫對於第二天的勞動生產更多的勞動力的東西。

在這個時候，礦夫底生產物——他一天所採掘的石炭，含有使礦夫生產更多的力或勞動所需要的勞動分量底五倍——即含有使礦夫生產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勞動分量底五倍。為什麼呢？因為礦夫對於他底勞動力所受的工銀，不過僅僅含有兩點鐘勞動的東西。然而他所生產的東西——這是依資本家所要求的東西，却足足含有十點鐘勞動。

礦夫賣他底勞動力，資本家當然要想盡力地爲利於自己使用這個勞動力。如果工銀勞動者同他底生產物交換，能够要求包含相等勞動分量的商品，那他早已不是一個工銀勞動者了。爲什麼呢？因爲資本家就要不雇傭他了。我們所曉得，資本家決不做折本生意的，如果一點剩餘價值都沒有，他還開工廠做什麼呢！

可是除了佢們底勞動力以外沒有一點什麼可賣的東西的男女勞動者，却是連猶豫都不敢的。佢們爲着靠工銀過生活，所以就不得不賣佢們底勞動力。在他方面，資本家單以獲得利潤爲目的，來雇傭佢們。資本家，不得不給與勞動階級以足夠生活或繼續勞動的東西；但是他們爲什麼總要想貫徹把勞動時間延長到十點鐘或十二點鐘那個要求呢？這個因爲資本家要想得剩餘生產物或剩餘價值，爲資本家自身起見，雖多得一點也好的，所以就拚命地延長勞動時間了。

可是賢明的男女勞動者，把佢們底勞動力，照價值賣，已不滿足了。佢們多已漸漸要求到佢們底生產物底價值了。可是疲勞於做單純商品的勞動者，總是不得以一定的『市

場價格』的工銀，出賣自己底商品的。勞動者疲勞於對於包含自己十點鐘勞動的生產物只領受包含二點鐘勞動的生產物這一件事。勞動者疲勞於拿貧乏的工銀來生活；而他們却替資本家階級積聚幾千百萬元的。

社會主義主要的要求，即如左：

男女勞動者，把他們自身或把他們底力當做商品來賣的事，根本廢絕。勞動者能够有自己所生產的商品，能夠同代表含有『社會的必要勞動』的一定量商品——代表社會的必要勞動相等量的別的商品去交換。

資本家因為占有工場、礦山、鐵道這些東西，所以勞動者要替資本家去勞動。生產及分配（工場、土地、礦山——生產機械）底手段底所有權，是使資本家成為雇主，使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什麼東西的無產者成為工銀勞動者的。

社會主義者，是要想把礦山、工場、土地及一切生產業，都歸於世界底勞動者所有。

勞動者領有他們勞動的工場的時候，他們所生產的物品，就沒有要交付誰的必要了。

勞動者，就成爲他們底『社會的生產』的物底所有者。勞動者交換物品對於勞動要求勞動。這個，就是社會主義底精髓。廢除把人當做同靴子、牝牛一樣，可以用廉價來買換的商品；代以『男子』或『女子』這樣的一個『人』。

第五章 價格低廉和職業競爭

勞動力是商品這一件事，上面已經屢次說過了。商品底價值，是由含在其中的『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這一件事，我們也已經知道了。

如果生產勞動者一天的生活必需品底社會的勞動時間，是三點鐘；那麼，一天勞動力底價值，就是『社會的必要勞動三點鐘』。

(值價底力動勞)

(動勞鐘點三)

(甲)

(品需必活生)

『甲』代表『勞動力底價值』。因爲『社會的勞動三點鐘』是『含在支持勞動者一天生計的『生活必需品』當中』。所以『勞動力底價值』，就同『三點鐘勞動』或『生活必需品』相等。

(銀 工)

(動勞鐘點三)	
(乙)	
(幣	貨)

一個新花樣如左

(物產生的天一者動勞)

(動勞鐘點九)	
(丙)	(值價底銀工)
	(動勞鐘點三)

「乙」代表「工銀」這個，就是「資本家以「貨幣」或「工銀」底形體付給勞動者的價值。」因為彼含有「三點鐘勞動」，所以「乙」是等於「甲」的。

上面兩個，價值相等，那是一看就明白的。我們現在再做

「丙」是代表「勞動者一天的生產物」的。這個包含「九點鐘勞動時間。」雇傭勞動者的資本家，不能不照「甲」支付「乙」於勞動者，就是不能不照「生活費」支付「工銀」於勞動者。

我們這裡再把「丙」同「甲」「乙」對照來看，立刻就會明白「丙」是包含「甲」或「乙」底三倍價值的。我們這裡還可以明白這麼一件事：資本家總是不絕的希望把「丙」（九點鐘勞動）延長

到十點鐘或十一點鐘的，資本家無論在什麼時候，要是做得到，總是要節減工銀的。

勞動者只有靠不絕的鬥爭，才能維持其地位；工銀底低微，才能得着正當的增加；勞動時間底過長，才能達到縮短底目的。

勞動領者受的工銀增加，資本家占領勞動者底生產物底價值，就要減少；這個，恰如同工銀減少，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就增多，那件事一樣明白。

把勞動時間延長到十點鐘，那就從前六點鐘的『無支勞動』，現在就要變做七點鐘了。（『無支勞動』就是沒有付過工銀的勞動——譯者）反之，勞動時間縮短，『無支勞動』就要減少，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也就隨之而減少。

社會改良主義如果信：如果我們底生活費能夠減少，那麼，我們底生活條件，也就會好起來的。他們想：如東『甲』（生活費）低落了，那麼『乙』（工銀）底一部分，就能夠節省起來了。不用說，生活必需品底價值低落，勞動力底價值，也是隨之而低落的。可是他們却忘想：工銀沒有相當的減少，生活費是能夠低落的。

在個人的情形，比方地主把下個月的地租減了一半，借地人就可以節省相等的費用。又例如朋友把許金賄賂給我，那我在下個月就可以節省很多的金了。這些都是在個人的情形是如此的。

可是在社會的情形，就不如此了。我們爲明白事情起見，雖然用了具體的例證；但這却不是就個人的情形說的。我們要問：低廉的價格，到底是有利於工銀勞動階級沒有的呢？

爲便於說明起見，我們姑且舉了一個稍稍極端的例。假定東京市在市內，建造租給勞動階級的房子，把房租減少了一半出租。假定東京市有土地所有權，能夠把生活費低落了五成。這樣，我們再看一看彼底結果罷。

在一個一定的市生活費非常低落時候，勞動者爲賣低底勞動力，就都聚集到那個地方去了，如果他們能夠在生活不要多化費用的地方找到工作，那麼，他們就能夠貯蓄金錢了；最後恐怕他們自身也會昇到資本家階級裏去罷。但這，不過是想有趣罷了！

在這種時候，實際上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情，這却非十分注意不可。這種時候，勞動者

就立刻流入那個市裏去了。爲什麼呢？因爲生活費低廉，生活優良，於是，勞動者間底爭奪職業，就非常劇烈了。勞動者流入到一定的市的人數多，勞動者間求得職業的鬥爭就劇烈；於是，勞動者如果不拿自己的勞動力比別人便宜出賣，在競爭上，就不能得着優勝。如此，工銀就底低落了。資本家就能夠用比從前非常低廉的價格，來買勞動者底勞動力了。結果，勞動者的工銀，就低落同生活費相等的價值了。這樣，勞動者非但沒有得到一點好處，而且還演成了一齣互相鬥爭的慘劇！

我們再拿上面「甲」「乙」「丙」那三個圖來看一看，生活費（「甲」）減少了，一半的時候，同時由勞動者底互相競爭，也使「工銀」（「乙」）低落。

所以生活費低廉這一件事，是沒有利益給勞動者的。生活費要是低廉，與彼相應的工銀，也就要低廉。生活必需品底價值下落，是成爲勞動力底價值下落的。

結果，勞動者還是一個勞動者！

第六章 高價格和獨占價格

(一) 高價格

我們已經把關於考察低廉價格和彼及於勞動階級的影響說過了。我們發見了由求職業的勞動者間底競爭，能够使工銀恰好縮減到同生活費相等。我們可曉得低廉價格底結果「乙」（工銀）是起怎麼樣的變化的了。

我們再就用價值來交換的商品考察一下：

如果「甲」（或生活必需品底價值）倍加了，那麼「勞動力底價值」也就隨着倍加了。「甲」倍加了，而與「甲」相應的「乙」還沒有增加；我們把這種事情想一想啊。這個時候，食物、衣類、房租——即生活費底價值，已經是從前的兩倍了，而「乙」（工銀）還是同從前一樣。

社會改良主義者說：這是雜貨店、肉店、織物店、及地主等利用勞動者底緣故啊。他們又說：雇主，不單是使勞動者供給雇主自家的利益的；勞動者要想消費但底勞動的時候，是還有這許多人來欺騙勞動者，掠奪勞動者的。

可是工銀（『乙』）如果沒有昇到同生活必需品（『甲』）同一的水平線；那便不外是這樣一個意義：雇主已經沒有照『勞動力底價值』支付『工銀』於勞動者了。生活必需品（食品、衣服、房租等）底價格，是決定勞動力底價值的。

因為房租漲價，食物漲價，勞動者對於這些東西支付的時候，同勞動者是供給房東或商人的利益的這一椿事，是不應該混雜在一處想的。生活費價值底增加，是使勞動力底價值增加的。所以只有在『工銀』等於『生活費』的時候，勞動者方是領受勞動力底價值的。

勞動者底減少，是成爲一時的使勞動力在其價值以上交換底原因。無論哪種商品底減少或供給過多，都是成爲使商品暫時在其價值以上或價值以下交換底原因的。只有『獨占』這一件事，才能在無論何時，能够使商品在其價值以上交換。

社會改良主義者說：『工銀勞動者，領受低底工銀。這個工銀，就是勞動者從雇主那里拿來，做自己的利益的東西。勞動者去買靴子、糧食、肉、衣服這些東西的時候，這些商品底所

有主，是把價格抬到勞動者所不能支付的那樣高價賣商品的。」於是那些社會改良主義者，就得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些商人，也是把勞動者供給自己底利益的。這些人們，是沒有理解『甲』底價值（生活必需品底價值）是決定『工銀』的這一椿事的。

不用說，不是每個男女勞動者，都能領受他們勞動力的底價值的，或個勞動者，能夠領受比勞動力底價值稍為多一點；或個勞動者，又只能領受比勞動力底價值少一些。在東京底百貨商店，少女每天只能領受五角錢，每天五角錢，那個女子，對於食物、衣服、房租這些東西，是不夠支付的。可是伊底阿哥，每天却領受一元五角錢，他是能夠比所受的金額少一點，維持生活的，他就能夠幫助他底妹子底生活費了。這樣一來，他們兩個人合弄來算，就成為領受他們勞動力底價值了。

人們，是不能用比他們勞動力底價值少的工銀，長久勞動的，他們總不能沒有從外部的援助。家族裏比較幸福點的分，幫助不夠生活的分子，幾千的家族，從慈善團體，受一時的救助。這樣看來，一般勞動階級，一定是領受勞動力底價值的。換句話說，勞動軍，是領受足

以生產明天或二十年間更多的勞動者的東西的，這個就是使工銀低到生活費的失業者底職業戰爭。

我們已經曉得，『甲』底價值增加，是怎樣使其結果成爲勞動力底價值增加的了，所以我們，在雇主沒有支付勞動力底價值於我們的時候，是不能罵到雜貨店、肉店、或房東的啊。我們爲維持生活起見，是不能不起來要求最高的工銀的啊！

可是高價格，也不一定都是食物、衣服、或其他東西，價值增加的結果。該個話，就是：金貨——或交換底媒介物——底價值低落底意思。

一切商品底傾向，像近代生產，包含商品當中的必要勞動減少了，價值也就低落的。金底價值低落，可以說，比肉、靴子、麵包、衣服底價值低落還要快。

『甲』底價值減少了；可是『乙』（工銀）底價值，是更快地減少的。『金貨』（工銀）底價值，比生活必需品底價值更要減少；那麼，這個金貨，就只能同很少的生活必需品去交換了。今天一塊銀所能買的肉，比起五年前，已經少得多了。

社會改良主義者，要求低廉的價格，可是革命主義者，却是要求在今日一切金貨本位的國家中底最高工銀（勞動力底價值）革命主義者，同時又努力於工銀奴隸底廢止。據我們所知道，工銀，已經漸漸隨着生活費底騰貴而增高了。

我們悲痛高價格，然而價格，僅僅在名義上，比五年前增高罷了；金貨（工銀）在價值上，已經是大大地低落了；商品？要依照其價值來交換的時候，那麼，現在的金貨，就不過只能夠買到比從前很少的商品了。勞動者還沒有受到同額的東西；然而這些金貨底價值却減少了。所以在實際上，勞動者底工銀，反而是減少了。工銀如果不能使勞動者夠買生活必需品，那麼，勞動者就已經是沒有從雇主那里領到勞動力底價值了。

（一）生活必需品底價格騰貴，是從商品底價值增加那里來的。勞動者如果獲得他們勞動力底價值，就不可不要求領取與商品一樣上昇的工銀。

（二）工銀（金貨）到了不能買『甲』（生活費）的程度，就是工銀底價值低落。勞動者如果沒有跟着領受更多的工銀，那就一定是領受比勞動力底價值還少的工銀了。

(二) 獨占價格

我們在前數章中，可以想像地聽得，那些社會改良主義，發這樣的大叫：『一切獨占價格是什麼東西？』

以下，就一九一一年以前的經濟狀態，做一點考察。

最初，絕對的永久的獨占，是沒有的。在支那日本墨國英國德國有鋼鐵工場，到處有許多獨立的石油會社，自動車事業，電車軌道，飛行機，水運，這些東西，都是需要鐵的。人們要想得到永久的完全的獨占，常有發生替代物底危險，有人是常常供給代替物的。

無論是誰，都不能用自己底意志，使商品底一般的價格騰貴和得到那個價格。要是無論是誰，都有這樣的權力，那麼，但對於他的商品，是可以課以無制限的價格了。這樣，立刻就變成世界底專權了。

趙德陸克晦拉，在一定的社會，能夠使石油底價格騰貴，也未可知；可是他不能使人們一定照那個價格買。所謂獨占業者，同工業勞動者一樣，恰好是從『經濟的法則』的結局，

他們是不能由他們底自由意志，使價格騰貴的。

在合衆國差不多有幾個似獨占者。這幾個人，不用疑，是能夠把他們底商品，照價值賣或交換的。這兩三個人，是從事食物衣服或房屋的生產的。

可是獨占業者，並不是爲要使其商品底價格騰貴的意義。裝置使包含生產物中的勞動減少的那樣進步的機械，和閉鎖不必要的工場，是的確要想把價值低落的商品所有的多數獨占，他們是以比獨占生產以前的生產，更低的價格，賣出商品的。

如果商品生產底獨占，在新方法生產下面，也是照其價值交換，那麼，其價格，就要非常低落。今日石油底價格，比起二十年或三十年以前，已經非常低廉了。如果獨占業者，仍舊照從前一樣價格繼續賣商品，那麼，他就能夠專有非常增大的利潤了。爲什麼其價值低落了，價格也便低落——恐怕低落了五成。

我們假想這里有一個人，能夠把生活必需品底價格，騰貴到兩倍，叫人們支付，爲說明這個起見，姑且舉一個極端的例。

我們假想有五百個礦夫，在阿拉斯加一個礦山工作，一天得到五塊錢，這五塊錢，恰好能使他們在阿拉斯加過愉快的、或可堪的生活。這個時候，阿拉斯加底食物或衣服底供給者，得到一時的獨占——這些商品底絕對的一時的獨占。

這些人能够把在一季節間這些必需品底價格擡到二倍，這就是，在阿拉斯加底生活費騰貴到一天十圓。

礦夫如果仍舊照從前那樣，要想領受他們勞動力底價值，那就不得不起來要求二倍其工銀了。雇主如果要想礦夫明天能夠替他工作，那麼一天支付十元，就成爲必要了。如果礦山所有主，發見了支付十元工銀，自己就一點利潤也得不到了，那麼，他就要拒絕增加工銀，甯可把礦山鎖閉了。而礦夫就歸到南部地方去了。結果，獨占業者，就沒有貿易市場了。這樣偶發事件底可能性，一切獨占業者，都是不能不常常考慮的。在這種地方，是常有殺傷產黃金蛋的鵝鳥那種危險的。

我們已經知道：要『甲』（生活費）到了二倍，如何使工銀也不能不增加到二倍了我

們又知道「乙」（工銀）增加的時候，雇主所專有的剩餘價值是減少的。

在這種時候，能夠使生活必需品底價格增到二倍以至倍加勞動者底工銀的那種獨占業者，就能使礦山所有主把那些剩餘價值歸到自己占有罷。

我們注意「丙」罷。如果「工銀」那部分倍增了，為雇主所有的「無支勞動」還剩有多少呢？後來支付勞動者的那一部分，就要歸獨占業者所有罷。

一般獨占底意思，就是：獨占業者，有能夠把由別的雇主所專有的勞動生產物底價值一部分，使別的雇主同自己一同分割那樣的強力。

「獨占業者」和「用全力想破滅托辣斯的礦山所有主」之間，是存有真實的戰爭的。

在這個時候，礦山所有主，每天提供九圓於勞動者，也未可知，而勞動者，在兩三週間，要想用九圓來生活，也未可知。可是勞動者因為領受比勞動力價值少的工銀，是不能維持生活的啊！

第七章 工銀增大及其影響

工銀勞動者，今天要想改善他們底狀態，有幾個方法。我們在第五章裏，已經把低廉價格和彼及於勞動階級底生活狀態的影響論述過了。我們發見了生活必需品底價格低落，因為工銀勞動者對於職業競爭底結果，工銀就照那個比較低落了。

資本家不能任意把商品底價格騰貴，同這個一樣，勞動者底雇主，也不能任意使工銀低落。對於價格低落或騰貴的那個狀態，一定是適合的東西。生活費低落的時候，是使工銀（或勞動力底價格）低落的；其結果，就成為男女失業勞動軍。我們就發見了低廉價格不是有利於勞動階級的這一件事。

我們在前二章論述價格的時候，關於工銀或勞動力底價格，並沒有說了許多。勞動力，同牛、房子、麵包是商品一樣，也是商品。決定勞動力底價值或價格，也同決定其他一切商品底價值或價格一樣。

工銀勞動者，總是常常要想得到高價的工銀或對於他們勞動力的良好的價格的，保

持從一天兩元到三圓的工銀底騰貴的金鑛礦夫，對於鑛山所有者不過剩餘僅少的剩餘價值，這是容易了解的，就是因於勞動者從佢底生產物中收回更多的東西的緣故。而社會主義者或革命家底目的，却在於『勞動者爲全生產底所有者。』

糊塗的經濟學者，常常狂叫亂呼：『工銀底騰貴，在第四階級人民是沒有利益的，他們以爲資本家就要使生活必需品底價格騰貴了；這樣一來，勞動就仍舊回復到從前固有的狀態了。』

可是馬克斯在價值價格和利潤第二章十七頁當中，却這樣說：

『工銀底騰貴，如何影響於商品底價格這一件事，是可能的麼？只有由於影響到對於這些商品的需要和供給間底實際的比例，才是可能的。』

『當做全體來看，勞動階級，對於必要品（原譯者註——生活必需品）消費其收入，或不得不消費，這一件事，是完全真實的。因此，工銀率底一般的騰貴，是發生對於必要品底需要底增加的，而且兒此（一時的）發生必要品底市場價格底騰貴的。』

「生產這些必要品的資本家，由於商品底市場價格底騰貴，就不能不支付昂貴的工銀了。」

我們要注意馬克斯底話：「由於對於食物、衣類、或良好的家屋底需要底增加，必要品底價格，一時大概是騰貴的；這個，却不是因為資本家要想把價格騰貴而決定的緣故。」那麼到底直接是哪個開始呢？我們再注意呵：

「非生產必要品的那些資本家底地位，是怎麼樣的呢？因為隨着工銀價格底一般的騰貴，利潤率底低落，他們不能由他們底商品價格底騰貴來報酬，他們自己：因為對於他們底商品底需要，並沒有增加……」

「隨着這個需要底減少，他們底商品底價格，就要低落了罷。於是在這些產業部門，利潤就要低落了罷。」

「對於被使用於產業底各種部門的資本底利潤率差異底結果，是如何的呢？在一般，無論何是，無論從何種理由所發生的結果，平均利潤率，總是由生產底各種不同的方面而

發現。

「資本和勞動，總是要從利益少的部門移轉到利益多的部門去的，而這個移轉行程，在產業底一部門，應着供給增加底需要，便增大；在他一部門，由減少底需要，便到了減退；是這樣進行去的。」

「這個變化一發生，一般利潤率，在各種部門，就再平均化了，全體底錯亂，本來只在從對於各種商品底需要及其供給底比例底單一變化發生的時候，其原因才停止，其影響才停止的。這時，價格就歸到從前那個水平線或平均了。」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工銀率底一般的騰貴，在市場價格一時的擾亂以後，在商品底價格上，什麼永久的變化也沒有的，只不過發生了利潤底一般低落罷了。」

我們爲解明馬克斯底論點起見，姑且舉出一個具體的例證看。假定礦山底礦夫，從前每天獲得兩元工銀，現在獲得三元了。在礦山上開唯一宿店的商人，能夠把飯食底價格，從從前一週四元漲到一週五元；在初兩三週間，礦夫都照這個漲高的價格支付；可是在第三

週間，就有人羨慕這個礦山生意興隆，開出一個新宿店了；在兩個月之間，就開出互相競爭的四個宿店了。這些店主間這樣競爭，就使飯錢仍舊低落到一週三元了。他們中有幾個人，把飯錢低落到平均率以下。

價格良好，新投資家就奔到礦山裏來；而價格低落到飯錢底平均價格以下的時候，投資家就跑到別處去了。

馬克斯說：勞動者得到高價的工銀的時候，他們就用良好的食物、衣服、家屋，消費這些增加的東西了。這個，是刺戟食物、衣服、或家屋的需要的。多數資本家，就開始投資於食品生產，家屋生產或衣服生產了。資本家間底競爭，是使這些商品底價格，低落到勞動者獲得他們增加的工銀以前所要求的價格率以下的。到終，這些資本家，如果在別方面發見了能够多得金錢的事業，那麼，他們就投資到別的產業去了。而價格却是低落到工銀騰貴以前的狀態的。

馬克斯在價值價格和利潤最終那一頁再這樣說：

『工銀率底一般的騰貴，是變成一般利潤率底低落的，廣一點話就是沒有影響到商品底價格的。』

第八章 個數工銀和詐取術

在未說明下一章以前，還想把關於工銀底別種形體，稍說一點。以上所說的工銀，是時間工銀；關於個數工銀，一點也沒有說過。這裡要想說的，是個數工銀，對於勞動者，是有利的呢，還是有害的呢？

『時間工銀，』是『勞動力價格』底變形；而『個數工銀，』又正是『時間工銀』底變形。

假如通流的勞動時間是十二點鐘，勞動力一天的價值是一元二角；又假如每個勞動者每天的生產品個數平均是十二個。在這個時候，資本家既然可以用每天計算的工銀法，一點鐘出一角的價格來雇勞動者，也可以用每一個生產品支付一角的個數工銀法去雇他們的。在這個時候的工銀，就是『個數工銀。』

個數工銀底增減，一看，好像是由生產者底能率來決定的。可是這一個表面的形象，只要看出勞動生產力增進，同時個數工銀就被降低這一件事，就可以打消了。就拿上面那個例來說：一個勞動者，通常造這一件生產品，平均需要一點鐘；但是因為他們底生產力增進（大概是機器改善底結果），就只要半點鐘能够造出那個生產品了。在這個時候，只要別的情形沒有變化，資本家對於那個勞動，是決不肯仍舊每個支付一角的，不過支付五個銅板罷了。

而且還有一種情形，是稍為參與勞動者問題的人，人人都能够曉得的。就是許多勞動者，或是每人，或是每組，大家合起拍子來，造出多量的生產品；在這個時候，資本家就任意縮小最初所豫約的個數工銀。他們說是因為個數工銀總額，比通例的工銀額加多了。於是我們可以曉得，個數工銀，實在是時間工銀底一種變相。資本家所以採取這種制度，完全認爲比時間工銀於自己還要有利這一點，也非常明白地暴露出來了。

這一種個數工銀制，通常是於資本家有絕大利益的時間工銀和個數工銀兩者都以

其爲勞動力底代價而支付的，不過前者是對於供給勞動分量而支付代價，後者是對於由消耗勞動力而成的生產品支付代價。形象雖異，而計算底基礎是沒有兩樣的。不但如此，資本家採取這一種制度，並且可以利用勞動者不待外界刺激而努力工作的自利心，收得多量的生產品。比起時間工銀制，更容易監視勞動者所供給的生產品，其品質是否能在平均的品質以上。在這個時候，萬一生產品稍有缺點，資本家便故意挑剔，減少他們底工銀。精刻的并且對於勞動者簡直以欺詐手段，榨取勞動力。

因爲如此，所以行個數工銀制的工場，資本家及其代理者，對於勞動者的監督，大部分都歸於不必要，又可以節省監督的勞力和費用。不但如此，在有一種勞動部門裏，又使勞動者能夠作家內勞動。於是，資本家因之更可以節省許多的設備費、經營費，可以把若干應該用於固定部分資本，自由應用於其他方面。更有一種事實，最多是出現於家內勞動普及的各種產業，如裁縫、製鞋等業裏面，有些工人，不在自己家裏工作而去到工頭的工作場作工的時候，工頭對於工作場所及所附屬的勞動器具，還要徵收他們的費用。這些勞動者，既要

走到佢底主人面前去做工，還要支付高貴的代價，你們想奇妙不奇妙呢！

在個數工銀組織底下面，勞動者爲其利益心所驅使，務必想得比每天計算或每週計算較多的工銀，拚命加快地作長時間的工作。佢們既過勞，不但使佢自己底身體毀壞；（俗語說，「個數勞動，即殺人勞動」）並且一點也不注意到佢底勞動價格，已經降低了這一件事實，即使注意到這一點：而因爲要同佢底同行競爭，也就顧不得許多。勞動者相互間的競爭，和由個數工銀制而生的自由獨立的外觀，以及往往不免的勞動者底各個孤立（像家內勞動的時候，）都足以使勞動者底組織團結和一致行動，非常困難。

此外，還有不利於勞動者的事。個數工銀制，最容易使勞動者和資本家間，生出一種寄生物來。這一種寄生性的搨客，專靠從資本家支付給勞動者的工銀當中，吸取不少的利益，養他那不勞而獲的生活。還有一種不利於勞動者的事，就是在由一組一組的勞動者合營勞動的時候，資本家要締結個數工銀價格，不是直接對於勞動者去締結，是與每組底頭目去締結契約的；那些頭目對於各工人如何支付法，資本家是完全置諸不問的。『在這個時

候，資家搾取勞動者的事實，介於由勞動的搾取勞動者而實現。」

這樣看來，個數工銀，是不利於勞動者，獨利於資本家的，并且是一個很適於資本家的生產的工銀制度。從前在基爾特手工業時代，還沒有曉得有這種方法。直到工場手工業時代，方才一般應用起來。在大工業底發達期內，這種制度，對於延長勞動時間及降低勞動工銀，實在是一根最有力的柱子。

第九章 八點勞動和革命的機械

我們在第七章裏，已經論述過工銀底一般的騰貴；而且解明工銀底一般的騰貴，為什麼有利於勞動階級和怎樣有利於勞動階級。我們發見了「工銀底一般的騰貴，終局成為平均利潤率底低落，並沒有影響於價格」這一件事。

我們現在所要知道的，是勞動者如何保持高價工銀這一件事。

成為一階級的勞動階級，在普遍上，沒有「可以要求對於其勞動力的高價工銀的那種十分強有力的組織」這一件事，是實在的。

他們到了有十分組織及階級意識發生的時候，就不止要求高價工銀，而且不僅要廢止工銀制度本身；這一件事，也同前面那一件一樣實在的。

可是資本總是不絕地對勞動者鬥爭的，資本，是使工銀減少到極低的生活費，隨時隨地盡力使生活標準低落的。只要勞動者底生理的忍耐能夠繼續，資本總是使勞動時間延長的。而勞動者爲保持他們既得的僅少東西，是要不絕地鬭爭的。於是我們在各方面發見了這樣的事：同雇主紛爭的勞動者團體，或爲維持勞動條件而力爭，或爲改善他們那種不堪忍受的勞動條件而力爭。

每天勞動十點鐘乃至十二點鐘的勞動者，沒有研究或活動『生命的行動』的力和餘裕這一件事，是很明白的。又，勞動者每天勞動八點鐘這一方面，比起每天勞動十六點鐘那一方面，工銀一定是高價的，爲什麼呢？因爲從前一個人運轉十六點鐘的機械，現在要運轉彼，就必要每天勞動八點鐘的勞動者兩個人去交代。

只有通資本勞動間底競爭，勞動者才能知道底力量。勞動者由鬥爭學會鬥爭，新的

政策，在全敗的鬥爭中，是屢屢被喚起的。階級的共同團結，在勞動者自覺為一階級行動的時候，就成為新鮮可愛的東西，難以反抗的武器。就是一國的鬥爭（熟練職工組合對於雇主所行的獨立戰），尚且得到在階級共同上的有益的教訓。熟練職工組合底階級戰，一樣地要成為失敗。這里，就發見了世界勞動者底大合同組織那個新鮮東西底必要。

熟練職工組合戰，即使得到勝利；而隨着生產機具底進步，把熟練勞動者底必要除去，就漸次成為困難，而且成為不可能的。雖然，但們將完成和着手的事，和常常不是失敗的。熟練勞動者，往往有形成熟練勞動獨占底可能；或者有形成能要求但們底特殊熟練的組合底可能；而且能夠使但們底雇主給與但們以短時間勞動、高價工銀、或優良的勞動條件。可是這些勝利，是要靠特殊種類底熟練勞動獨占的；畢竟不是靠勞動者方面底階級意識的。

現在全世界勞動者，在以金貨為價值底標準的國家，都是要求高價的工銀，而且是結力保持住。這個，因為金底價值減少了的緣故。金的底價值減少，就只能同比從前更少的商

品交換而且因爲那樣，價格也就騰貴了，生活費也就增加了。

馬底所有者，如果要想飼育其馬，在馬料底價格騰貴的時候，就不能不支付多額的金錢；這些勞動者，也同這個一樣，因爲要使他們自身生存，必要多額的費用，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從資本家那里取得高價的工銀。

近代的機械，是永久增進進行速力的，所以熟練勞動者那個熟練底必要，也就被除去了。於是熟練勞動者，就投入非熟練勞動者裏去；非熟練勞動者，就投入失業勞動者階級裏去了。這樣，一功勞動者，都到了在共通水平線上，互相爭奪職業了。無論何物，隨着自動的機械底進步，總有新發明的；通一切時代，要想禁止人類底最不可思議的發明這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這個機械，就是從一天也不止的不安卑賤的勞動中解放人類的機械。

可是勞動者，是今天也不能不勞動，明天也不能不勞動的，所以鬥爭也就一天比一天劇烈了。

男的或女的勞動者，正在整千整萬捲入失業軍裏去，勞動者不能不用自身底力來減

少失業勞動者數目

勞動者爲縮短勞動時間，就不能不組織產業軍。如果八點鐘勞動實施了，那麼數千數萬的失業勞動者，都有得就業罷。

機械底進步，使勞動者越發多數投入失業軍中，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生產下面機械底進步：一面，使勞動者失業，使勞動者因疲勞和神經過勞成爲局部的殘廢者；他面，又使有光輝的新社會胎種和助其發芽的新動力發達。

馬克斯不是把社會底悲慘貧困，單看作悲慘貧困的，同時又看出一種被孕育其中的更加優良的將來社會底胎種。他沒有咒罵工場組織，沒有非難工場組織。他只想理解彼，議論工場制底善惡，不是他底目的，他只是研究。

大工業給與一個在從來的生產方法沒有類例的可怕的悲慘困苦。但是這多數人民底困窮，決不是停滯固着的近代生產方法，是如旋渦一樣的，攪亂社會底一切階層，使其不斷地運動。一切傳來的生產關係，都被破壞；同時，從前傳來的思想，也被打破。隨之出現的

新生產關係，彼自己本身，也不是固定的，也是不斷的變動的。新勞動方法是接連不斷地發明出來的。

無數租的資本及勞動，不斷地從一生產部門向別一生產部門移動，從甲國向乙國移動。於是社會關係底固定及對於其固定的信仰，就完全消滅。一切保守的要素，都被除去；自作農夫，現在也就流入作爲『史的動力』底中心的都會。他們這樣流到了都會，不但沒有阻止這樣的運動力，反而年年越發幫助其增大。婦女幼少跑入工場；紳士闊的家族，解除其保守的要素；從前那些退守的家婦，一變而成爲必爲生存而競爭的勞動婦人，現在展開於我們眼前的舊社會解體當中，將來的新社會底胎種，已經現出來了。

在長時間當中只爲一局部勞動的結果，少年勞動者底遲鈍化，更加猛烈，爲應付這一個趨向，世界各工業國，都不能不在一種形式內，使普通教育成爲勞動底強制條件。隨着這勞動者普通教育底強制實施，我們發見了一個事實，就是勞動者子女底學業成績，不但決沒有比普通學生壞，反而比他們好。關於這一層，一個工場監督官說：『問題很簡單，那些僅

有半天在學校的子女，常以新的氣味，向着書桌，對於學業，幾乎是自始至終，抱得有活潑潑的興趣。半工半學的組織，實在使勞動與學業有互相交替休息的作用。因之，對於兒童，較之使他們無休息的專作一方面的事情，更為適當。馬克斯又加上一句說：『將來的新教育法，就從羅拔歐文氏所精密實行的工場組織裏發芽。這個教育法不是別的，就是對於達到了一定年齡的一切兒童，結合『生產的勞動』、『學業教授』、『體操』（不單是使社會的生產向上的一個方法，並且實在是為養成發達完全的人底唯一方法）的教育法。』

在這個教育上的革命，還有一個革命不能不加上。從前在社會內部，有種種職業，及專門勞動分業（這個分業，在手工業時代，就已經成了固有的，）有各種職業內部的分業（這個分業，是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就已經與上述分業相結合的，）於勞動者本身，發生非常不利的結果。在手工業及工場手工業時代，生產條件底發達極緩慢，並且有完全硬化不動的時候。人底一生，都為一定局部的作業束縛住全身。但們在這局部的作業，熟練到了可驚的程度。但是同時，他又完全成為只發達一局部的殘廢老人底調和的發達，完全消滅了。

可是近代的機械，爲確保各勞動部門底生產能率，像從前那樣勞動者長年月繼續修練底必要，就除去了。而同時，機械又使人不能一生束縛於一定的作業，因爲機械不斷地革生產條件的命，使勞動者不斷地從這一個勞動部門，轉到那一個勞動部門。

這個不斷轉的動，在幾十百萬勞動者不斷地製造失業軍的今天，有什麼痛苦不送來呢？這些失業者，都是眼睜睜地等着，只要有事情。無論是什麼事情，只要碰得着。總是飛也似地去求得的。今天的工銀勞動者，青年時代，就已經陷到心身不具的狀態了。但們沒有洞察爲近世大工業條件的各種機械的及技術的過程的力量。但們也沒有適應種種過程的伸縮性。在這樣勞動者，對於多種多樣活動的順應力，是何等貧弱呢！最後，大工業勞動者，雖不一定是一生一世爲一定的局部作業所束縛；但每天每天，幾個月，幾年，除了失業和飢餓的時候以外，總是爲彼所束縛的。

如果各種局部的作業，每天或每點鐘互相交替，不像從前那樣便勞動者疲勞，不像從前那樣使但愚鈍，還要鼓勵但使但有生氣；又如果使勞動滅亡底本源的失業消滅了；生產

技術上底革命，不犧牲勞動者都可以行了。到了這個時候，勞動者底狀態，不知要現出甚麼樣的別天地呢！

爲行這樣變化，雖有預備種種條件的必要；其中之一，還是教育上的條件。勞動階級，對於生產方法底進行，一定要得科學的理解。一定要在操縱種種生產器具的時候，受實地的熟練才行。在今天徒弟學校及其他類似的教育機關，雖然已經試行，但方法是極不完備的。「工場法」是勞動由資本底手中奪來的最初的讓步；不過是內容很貧弱的讓步。這個讓步，不過是將普通教育與工場勞動連結起來罷了。如果勞動階級，以其必然不可避的途徑得了政權的時候，那個時候纔是工藝教育，在理論上，在實際上，都侵入勞動學校內的時候，這是無容疑的。」

馬克斯既爲我們向將來指出這種光明，我們就可以安心去視察機械及大工業的組織了。這個組織所給勞動階級的痛苦，無論他是怎樣激烈，至少不是無益的事。我們曉得，在用幾百萬勞動階級底屍首養肥了的勞動田土裏面，更高級的社會底新種子，就從那發里

芽出來，機械的生產，造成新人類發生底基礎。那個新人類，是完全脫離了手工業及工場，工業底扁狹的小眼界的新人類，也不像原始共產時代的人類，是自然也不像底奴隸古代希臘羅馬時代的人類，壓迫無人權的奴隸，去購買其身心之美和力，實在是全體調和發達了的，快活的，活潑潑的人類，實在是將社會全體，如同胞一樣，平等的擁抱着，作全地球和自然力底支配者。

祝福將來光榮的世界！努力革命的事業啊！

最後兩章，有幾處同考茨基著的『馬克斯資本論解說』相同；那些處所，季陶已在『建設』上譯出，所以我就照季陶底譯本，再第八章和第七章，原書本只一章，是我替彼分開的，第八第九兩章，有一點很少的材料，是我從『馬克斯資本論解說』中扮來的，恐有誤會，故此聲明。

（譯者）

